

向年度巨制电影
《黄金时代》

——致敬之作——

许鞍华导演多次表示，
拍摄萧红是她四十年的
心愿

月小妆

著

温情才女作家

世间再没有一个女子，
如她这般爱得寂寞。

最受争议的民国才女萧红流星般耀眼而短暂的一生
和文坛恋人之间曲折心碎的情感纠葛
文字会告诉你，为什么世人对她的故事念念不忘。

她比 夏花寂寞 萧红的黄金时代

The Golden Era

她比

夏花寂寞

萧红的黄金时代

月小孜
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她比夏花寂寞：萧红的黄金时代 / 月小妆著. -- 北京：
光明日报出版社，2014.10

ISBN 978-7-5112-7193-8

I. ①她… II. ①月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98931号

她比夏花寂寞：萧红的黄金时代

著 者：月小妆

责任编辑：李娟

策 划：盛桐文化

封面设计：嫁衣工舍

责任校对：李霞

责任印制：曹净

出版发行：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，100062

电 话：010-67022197（咨询），67078870（发行），67078235（邮购）

传 真：010-67078227，67078255

网 址：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：gmcbs@gmw.cn lijuan@gmw.cn

法律顾问：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：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：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：880×1230 1/32

字 数：200千字

印 张：9

版 次：2014年10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12-7193-8

定 价：32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序 寂寞，是她一生的爱人

我不知该用怎样的语言，描摹曾经路过我们的生命。

她，满载才华而来，花瓣里包裹着凄美的宿命。

她，寻觅着真爱而去，襟袖里落满尘世的沧桑。

她，于简单中铭记奢华的样子，将灵性的光打开，缓缓照亮千年不变的苍穹。

她是红尘裁裳人，将丑陋的繁芜裁掉，用掉几多尘世的欢愉悲苦，终是织成锦绣的文章。

那一日，日色翠得令人伤心。她说走就走，不留一丝念想。

缤纷的苦难落下，精致的忧伤缓缓铺排。

再也，没有这样一个生命，饱满璀璨，不管不顾地绽放。

再也，没有这样一个生命，忍受着战乱、饥渴、颠沛流离和生命赐予的一切不完美，却拼命让每一个文字晶莹剔透、不染尘埃。

在她身后，时光不朽，人已百年。

百年的沧桑，禁不得轻轻一用。而那些曾经被她珍视如生命的文

字，被时光劈来，细碎的，全都是寂寞。

我常想，萧红的一生，究竟值与不值？

作为一个清秀的才女，她本可以有更好的生活。作为一个聪慧的才女，她本该被男人捧在手心，小心轻放。

如果，她不逃婚，或许可以和汪恩甲厮守一生，缔造一如林徽因那般的美满婚姻，全了世俗的名节。

如果，她不在“落难”后，迅速选择萧军，她可以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或者，她会将萧军看得更清楚，抑或，她会有更好的选择。

如果，她在与萧军分手后，不迅速投入端木蕻良的怀抱，或许，她的生命可以得到延长。因为她不必将所有的怨怼与悔意压在心底，她可以早早看透自己的真心——她爱的，并不是端木蕻良。

我知，萧红爱的，一直，始终都是萧军。这个她生命中并不完美的恋人啊，却最终，跟她的灵魂、她的肉身长在了一起。

她是那样投入她的爱情，不管不顾世俗的眼光。她是那样投入她的真心，所以在萧军眼里，才会如“黛玉”般敏感多疑，善于猜忌。

她曾经是那样相信爱情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。

然而，她飞蛾扑火般的追求，造成着她的不幸，同时却也是最大的幸福。她享受了那个时代许多女性不曾享受的自由，和真挚的爱情。

不可否认，在她短短的一生中，如流星般经过她的男人，每一个，都曾对她用过真。

汪恩甲冒着家族的压力，依然坚持跟萧红站在一边，尽管曾有过短暂的动摇，然而对于封建传统家族走出的二世祖，这种坚定已经令人动容。而据考证，他的“逃跑”，也并非抛弃，而是有可能遇害。

萧军，在萧红落难时，曾拼命营救。在他们身无分文时，他像真

正的男人那样，给了萧红一个家。他们分着半个饼，在寒冷中紧紧相拥。他在洪水里呼喊着她的名字，在冰冷的医院一次又一次将她从死神手里夺回。那时，他只知，她是他的女人，他不能，也不会让她有事。这个“花心”的、“粗暴”的男子，用他独特的方式，捍卫着他的爱情。

端木蕻良，那个瘦弱少言的男子，萧红并不钟情于他，人们也常诟病于他的懦弱和不担当。而在萧红去世18年后才再娶，其用情可谓不真。

也许，对于爱情，我们不可以苛求太多。对于男子的爱，更是如此。

在他们厚重而笨拙的灵魂底下，又何尝不是热烈燃烧的岩浆？只不过，每个人的能量不同，对爱的表达方式也不同。

我们不可以要求每一份爱情都如磐石般坚定不移，不可以要求每一个激情的刹那，都如恒星般持久而永恒。

情到浓时，情转薄。

并非每个男子都是情圣。然而，只要那一霎，他的眸子里绽放着真，他的眼神里跳着热烈的光。那一霎，他紧紧拥抱着你，说着舍不得，说着不离开。

真的，只要有那一霎的真，那就已经足够。别的，都是奢求，都是痛苦。

太深的执着，是不幸的根源。萧红的不幸，并非因她太叛逆，太任性，而是因她太执着，太认真。

没有一种好，是全然无私，经得起一切诱惑与考验。人性多么复杂，又是多么游移？

所以，我们只要在相爱的一瞬，以最真挚的爱回馈彼此，在凉薄

的尘世共饮着每一寸光阴。那就已经，足够，足够了。

无论如何，在当世和现世许多人眼里，萧红都是一个异数。作为民国时期的女人，抗婚逃离，已经是千夫所指，何况无经济来源，基本就等同自杀。

后来，她的一切追求与探索，都会引起一场又一场的流言蜚语。

人们猜测纷纷：这个女人，抛弃了别人所不能抛弃的，放弃着别人所无法放弃的，她究竟想要什么？

没有人知道，她想要的是真爱啊！她只是想要真爱。

她想要的，是最奢侈的东西，她想要男人永远的真心。

当她走到文坛的顶端，握住梦想的手指，她的笑容依然孱弱而忧伤。

我钦佩这个女人，她孱弱的身体里蕴含着这样的力量，她以她的方式完成着她的生命。而后人，只能静默地注视着这个曾经用力活过的灵魂，祝福她的喜悦和安好。

她像没脚的鸟儿一样，冲出世俗赐予女人的牢笼，最终跌落进一段又一段草草的姻缘。我们真挚地同情着她的不幸，又惋惜她作为女人无可避免的柔弱。

然而，她高举着独立的旗帜，在“宗教式虔诚的写作”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，却最终在爱情上依然脱不了藤蔓的附属性。

她的一生是那个时代女性挣扎与渴望，叛逆与服从的缩影，她是女性独立漫长而艰难过程中的里程碑。

那个风雨飘摇时代里女性最深刻也是最纠结的感情，集中体现在她一人的身上。

这一生，她以女子不曾有的格局，热烈地热爱过尘世每一寸生命。她慈悲着每一个灵魂的苦，又赋予着每一个灵魂以文字的琼浆玉

液。这一生，她始终跟呼兰河的每一寸土地长在一起，以天赐的笔墨，写着众生的悲喜欢愉。她是呼兰河的女儿，她是漠北怒放的那朵真性情的花。她柔弱而坚强，她天真而热情。

世俗赐予她苦痛，她却报之以歌。

世俗装不下她的叛逆与自我追求，她却装得下天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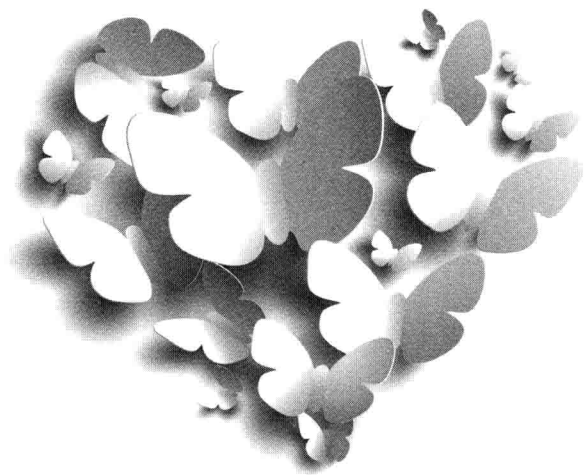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生，爱便爱了，结果怎样，又有何妨？这一生，寂寞便寂寞了，拼命绽放过，此生便可无悔。

她慈悲过尘世苍生，我们又何尝不慈悲着她的生命。她是我们永远的作家，是我们灵魂慷慨的摆渡人。

她的爱，最终，成为她的信仰，她一个人的信仰。最终，寂寞，成了她一生的爱人。

让所有的时光不朽，让路过的爱，都开出耀眼的花。

月小汝 2014年6月书



目 录

第一卷 梦想是一株开花的树 / 001

花曾开过 / 002

光阴的油纸伞 / 008

蝴蝶晾晒双翼 / 014

花朵忘记芬芳 / 020

悬崖的冷花 / 027

雪瓣，是花瓣的眠床 / 033

心若无根 / 039

第二卷 月明花满，遗她一身孤清 / 045

逃离，是一种宿命 / 046

烟锁楼阁 / 052

月辞楼，花辞树 / 057

焚爱为生 / 064

孤岛旅馆 / 071

前世今生 / 077

第三卷 相逢的终究会相逢 / 083

爱是沉沦 / 084

因为爱情 / 090

满饮暖爱 / 096

爱的行囊 / 102

太薄弱，是爱情遗留的美 / 10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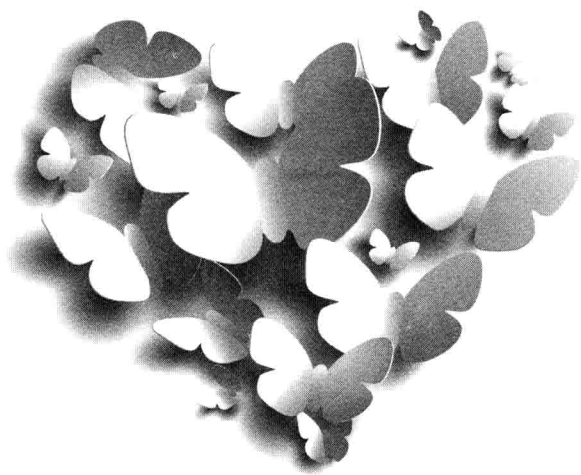
你是，唯一可循的光 / 114

月明花满，不如情暖一场 / 120

第四卷 生命是一场迁徙 / 125

天空不曾留下痕迹 / 126





灿若莲花，心若菩提 / 131

爱到阑珊 / 137

跋涉，一朵流年 / 144

光阴生苔 / 151

海边筑巢 / 157

第五卷 我以灵魂的微光照亮苍穹 / 165

灵魂的皈依 / 166

上海旧事 / 174

珠玉般的时光 / 180

灵魂火焰 / 186

皈依爱，即使悲凉 / 191

第六卷 爱情是含笑饮毒 / 199

我是他划过的火柴 / 200

雨落花台 / 207

逃离，到你心灵的客栈 / 215

与一座城的诀别 / 224

孤独，是逆风的船 / 232

第七卷 满载时光，与爱 / 239

断肠的旅程 / 240

幸福，一扇迟来的天窗 / 24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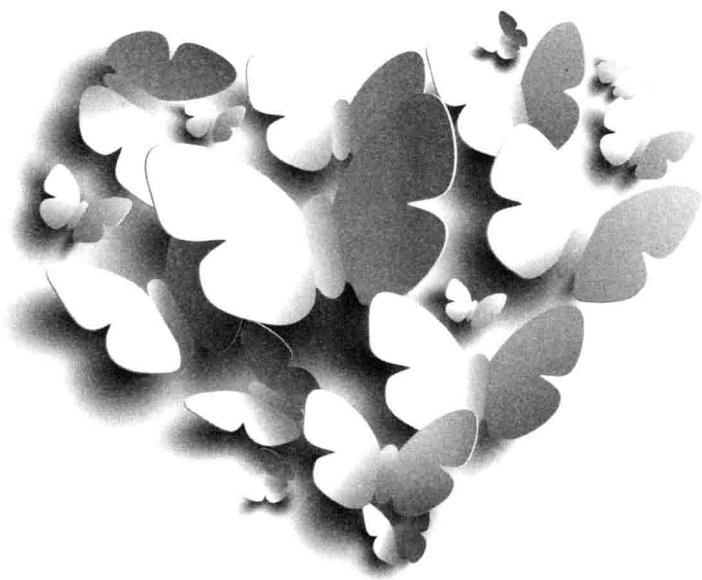
情系呼兰 / 258

香消玉殒 / 267





第一卷
梦想是一株开花的树



花曾开过

一束清菊，几支素香，墓碑前松柏掩映，苍翠如初。恍若你将醒未醒的前世。枝叶滴落阳光，光影吞没了喧嚣。你的墓前人来人往，花影扶疏，恰似你容颜不老的今生。一帧小照，四行碑文，写尽你三十一载的韶华。千里之外，那条因你而熠熠生辉的呼兰河，带着童年祖父草帽上的一街天色，奔涌着，没入这些为你而生的文字。

也许生命的前行，不是为描摹盛世浮华，而是为此心有所皈依。你从呼兰河的冰天雪地里走来，襟袖里兜满冷风，肩膀上悬挂清雪。也许生命的终点，不是寂灭，而是重生。你最终完成了心愿，葬在风景很美的南方。在那里，再也没有蚀骨的寒冷，如刀的冰霜，只有数不清的热带植物，开不败的鲜花。你终于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。

扫墓的人说，萧红生前寂寞，死后却热闹。她是个多么爱热闹的孩子，如今终于得偿所愿。墓碑上镌刻着简简单单的字样：

“一九一一年生於黑龙江省呼蘭縣，一九四二年卒於香港，原葬香港浅水湾，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迁骨灰安葬於银河公墓。”寥寥五十个字，你的一生。你来了，你走了。是谁在耳边悄吟：“花曾开过，我曾来过。”

故乡是什么？从生到死，每个人都在思索这个简单的问题，却始终未有圆满答案。有时，灵性之门骤然开启，一切好像近了、近了。但当你伸手去捞，答案就像破碎在水中的月亮一样，散了、淡了。渐渐地，我们发现，走得越远，心离着故乡越近。当萧红背对着呼兰河水渐行渐远时，她的灵魂深处生出几许迫切，几多期许。前面，再走几步，或许就是故乡了吧！

就这样，她怀着近乎虔诚的信仰，走过冰封的冷，抱过爱情的暖，握着苍凉的风，拨开漠漠的雨，一直走到生命的深处。她从生走到了死，又从死走到了生。萧红的一生，同三毛一样，背对着故乡渐行渐远，从北走到南。然而，她并无三毛的率性无畏，也并不是以流浪对抗俗世的冰冷。她只是有你我一样的心肠。她想家，但是她不知道，哪里才是她的家。那是我们都曾寻找过的答案。只期望宿命终怀着慈悲和善意，让我们的灵魂归于温暖的巢穴，让我们此生不再漂泊无依。

终究，是命运薄待了这个女子，许她以颠沛流离，半生辛劳。而她，以文字为宴，灵性为酒，款待命运以丰盛。她像用尽全力寂寂绽

放在山涧的野花，即使无人欣赏，也要美到极致。

或许，她并不美，也没有许多人去探索她的文字里蕴藏着多么美的灵魂。俗世的心肠啊，终究辜负了她。然而，她不悲不喜，不忧不惧。这个曾被誉为“文字洛神”的女子，这个曾被誉为“民国四大才女”，与张爱玲比肩的女子，未曾获得如林徽因般众星捧月的关注，亦无张爱玲炫目的个性、犀利的才情，她的文字是空灵而俏皮的，她的爱是清浅而温润的，她的美是没有侵略感的。她如同星光弥漫于长天，无论俗世眼光，她自有她的闪耀。

1911年，是个多事之秋。辛亥革命爆发，局势动荡不安，黑云压境，湍急的呼兰河，翻卷着，呼啸着，与这墨黑的天际互相厮杀。四处都是压抑的气息，到处都流窜着不安分的因子。那是1911年6月1日，适时，正值阴历五月的端午，屈原殉国的一天。恍若宿命的感召，这一天，萧红来了。她的到来令家人忧喜参半。喜的是20年不曾听闻婴儿啼哭，忧的却是陈规陋习，须得有儿子传承家业。母亲蹙起了眉，父亲冷了脸，只有祖父的笑容照亮了小小婴儿的天。他们给她取了漂亮的名字，张乃莹。她的出生，如一束光，照耀着呼兰河上的天空。

多年之后，《呼兰河传》上出现了这样的文字：“等我生来了，第一给了祖父无限的欢喜，等我长大了，祖父非常地爱我。使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了祖父就够了，还怕什么呢？虽然父亲冷淡，母亲的恶言恶语，和祖母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些事，都觉得算不了什么。何况又有后花园！后花园虽然让冰雪给封闭了，但是又发

现了这储藏室。这里面无穷无尽的什么都有，这里边保藏的都是我想象不到的东西，使我感到这世界上的东西怎么这么多！而且样样好玩，样样新奇。”

不知你可曾相信宿命的缘。我们的一生中，总铭刻着一些人深情的目光，不问缘由，就是喜欢。而一些人却是怎么努力，都无法取悦，无法融入的。萧红与祖父之间，就有这么一段善缘。他是小小萧红所有的光、暖和希望，是她生命伊始那一树一树的花开。从此，在日渐逼近的世态炎凉里，在阅历深重的苦难里，她始终汲取着祖父爱的能量，以爱来对抗世事的冷漠，人情的凉薄。

她的童年并不幸运，倒也不凄苦。呼兰张家是名门望族。虽说到她祖父张维祯那里，开始渐次衰落，然而大家的气数还是在的，托得起她幼小的灵魂。在外人眼里，她是富家小姐，哪里懂得世态炎凉！然而在家族里，她并不是个讨喜的小孩，她是个有争议的孩子。爱她的人，十足溺爱她。不喜她的人，十足冷淡她。于是，世界在她幼小的头脑里分裂成两个，一半火焰，一半冰山，正如她所隐隐抗拒的宅府，与无限向往的后花园，形成鲜明的对比那样。小小的她开始思索，到底是该爱呢，还是该恨？

祖父张维祯原是个读书人，清高淡泊，并不以俗物为念。这些读书人的散淡疏离的性子，却令祖母冷眼相看。在她眼里，一个反反复复擦一套锡器的老人，是那么寒酸而不合时宜。幸也不幸，他那些清高，竟然被萧红悉数继承了去。然而在萧红眼里，祖父简直是神。

“祖父是长得很高的人，身体很健康，手里喜欢拿着手杖，嘴里则不